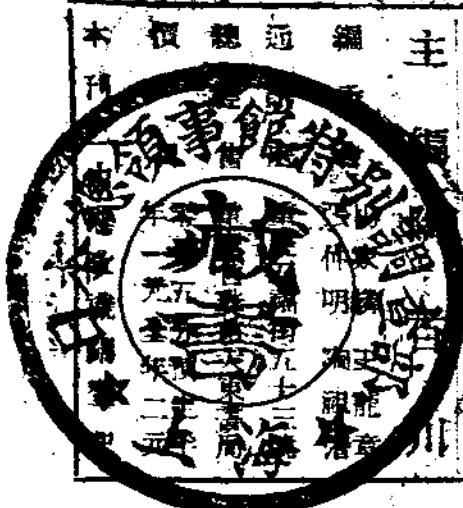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期要目(十月十五日出版)	兩件眼前的事實	汪精衛
一個民族的命運	汪精衛	
保衛美利堅	胡適	
托爾斯泰論日俄停戰	胡適	
四強協定後的日本外交	王雲五	
字下台與清廷運動	王雲五	
加倫將軍與清廷運動	王雲五	
國共兩黨交際(地方通信)	王雲五	
信不信由你(政治情報)	王雲五	



血路

每週出版六期



兩件眼前的事實

汪精衛

我們要求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惟有根據臨全大會以來所定方針，使抗戰建國綱領，一一見諸實行。如今且就兩件眼前的事實列舉出來，以為證明。

第一、就國內來說，臨全大會宣言，指出抗戰之目的在於求民族之生存獨立，必民族爭回生存獨立，然後此民族所建立之國家，始有自由平等之可望。並且指出求民族之生存獨立，其先決條件莫要於團結與統一，否則零星分擊之結果，自然不免於被人零星宰割，零星拐騙。這種指示是根據着民族主義，針對着當前國難，十分正確。近來有人看見捷克的命運，對於中國的民族問題，不免發生懷疑，這是不對的。須知捷克立國，是在凡爾賽條約以後，距今不滿二十年。全國人口，據一九三四年統計是一千五百萬，其中捷克民族約佔百分之四十三，日耳曼民族約佔百分之二十三，斯洛伐克民族約佔百分之二十二，其他屬札克民族，約佔百分之五點六，波蘭民族約佔百分之點六，猶太民族約佔百分之點三，其他約佔百分之點二。立國以來，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聯合起來，為實際之統治者，日耳曼民族因政治上及經濟上種種不平，其分離運動，原不自今日始。這一次捷克問題解決的方法，其為公平與否，於此不欲深論，不過捷克國內，雖然少了日耳曼民族，波蘭民族亦繼之而去，而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聯合起來，為實際之統治者，其基礎並沒有動搖。近來聞得捷克打算放棄了外交上軍事上合縱連橫的政策，專從事於商業上工業上之發展，這在捷克或者固是個長治久安之計。

這種情形，和中國沒有一點相同。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而在這些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是同一民族，這已經奠定了國家的最大基礎。加之以民族主義的指示，對於百分之五點八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平等，在宗教上各有信仰的自由，則團結與統一，更有絕對的把握。今日的國難，是敵人想我們零星分擊，以便其零星宰割，零星拐騙。我們看破了敵人的好謀，認清了自己的地位，知道當前的困難，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生存獨立問題。詳細詳說，不生在便減口，不獨立便奴隸。

編者與讀者

汪副總裁這篇文章，是從中央日報轉載的。本刊曾說每期要選載時論一篇，汪先生這篇文章，就是本週的「選文」。

陳德無先生是前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近五六年來很少看到他的作品，這次慨然為本刊撰稿，我們自很歡迎。

在「加倫將軍與遠東清黨」一文中，我們曾說加倫已被撤職了。據今日路透社電訊，這個消息似乎已經證實了。

「蔣委員長傳記」已經譯到十六年的清黨運動。因為是歷史的記載，少不得要寫到「國共兩黨交惡痛史」。好在原文並無絲毫排擠譏諷或不忠實的記載，當不致得罪任何方面。在時人大聲疾呼國內團結儲備不夠的時候，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修前忘後，不可再鬧分裂。



血路上的科學運動

陳德徵

全面被毀揚了通中國的血路。前方浴血苦戰的將士，固無時時刻刻踏著血路前進殺敵；後方策動和貢獻人力物力財力的，也莫不望著血路揮淚自奮。

由於活潑的軀體中流出來的血所造成之路，倥倥往歲（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我從將陷落的金山鎮匍匐出來時所踏的路，固然是血路；而由於活潑的神經和心臟較出來的血所造成之路，像生產之路，交通之路，乃至宣傳之路，又何嘗不是血路！

其實，在民族未解放民權未鞏固民生未舒適之時，人民竟日忙迫而事不判安定之福，得不到寬泰的報酬的景象中，早就無往而非血路了。不過從舉國奮起剿滅倭寇的戰役起，血路是更顯著地呈現了。所以說：「全面抗戰揚了通中國的血路」。

要使血路變成和平甯靜自由光明的康莊大道，依舊須付以血的代價。我們必須用全國人民的血，剿滅吸血的倭寇，而後民族才能因侵略消除而解放，民權才能因侵略消除而鞏固，民生才能因侵略消除而舒適。

血是寶貴的！必不得已而流血，自然是極崇高極尊嚴的行爲！但是如果能以少數代價換取最大報酬，以少量的血造成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這自然更是人們所希望的。

本乎此，我所以贊成那想由於科學之普遍提倡而減少血肉之軀之量的犧牲的運動。

實在，許多血肉之軀的捐棄，是由於不了解科學之故。舉一個近例：二十七年十月四日上午九時許，九隻倭寇機，突襲重慶。當敵機飛抵牛角沱江邊附近時，又低飛投彈，一彈落一本船上，計死傷六人。船夫秦樹清炸死最慘，彈片穿腹部，肚腸均流出。據南京晚報記者稱：牛角沱所以被炸，係因復興麵廠，於空襲警報來後，未將煙囪之煙火熄滅，致敵機誤認爲我之大工廠，遂低飛投彈。倘晚報記者之言不誤，那麼，牛角沱遭空襲而死傷的六人，均受了復興麵廠煙囪噴出的煙之賜，而復興麵廠所以如此不經心，也就爲了缺乏科學訓練的緣故。假使復興麵廠內部的人，都能粗受科學訓練，決不會在空襲警報發出之後，仍聽令煙囪放煙，木船上的六人，也許不致或死或傷。再舉一個近例：據報載，二十七年八月份重慶市路斃的人數，有五百多。這五百多路斃，大多總是病死，病而死於路者有若是之多，雖駭人聽聞，但默察原因，祇有一個，就是不懂保衛人生的科學。病而死於路者多，病原之蔓延可知；病原蔓延而不知消除，是不了解科學也。即退一步說，這許多路斃者是死於貧，貧窮的現象之造成，又何嘗不是種因於缺乏科學訓練？而且聽令病者死於路，這更呈現着不了解科學的醜

（續五三五頁第二排）

今日抗戰時候，有苦同吃，有難同當，將來建國成功的時候，有甘同味，有福同享。合四萬五千萬人之心以爲一心，合四萬萬五千萬人之身以爲一身，數量越多，力量越大。這正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基本條件。

第二、就外交來說，臨全大會宣言，指出中國今日對外關係，惟當謹守以下兩原則：其一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必確實遵守；其二對於世界各國既存之友誼，必繼續不懈，且當更求其增進。這兩個原則是鐵一般的堅決。所謂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必確實遵守，其效果是怎樣呢？最近國聯大會已經答應中國的要求，援用開約第十七條，並且進而援用第十六條了。固然，對於第十六條之實行，聽由各會員國分別採用，不能爲強制的一致的之行動，幾乎使十六條成爲具文，不但爲中國所不滿，世界上一切主張和平及正義的人，皆所不滿。但國聯有此決議，究竟不失爲維持和平及正義的嚴正表示，我們只有期待他能更進一步，以充實其權威，並努力於督促各會員國，能採用切實有效之辦法，使第十六條之效力，得以發揮出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了臨全大會所授予以我們的方針，是絕對正確。一般因不滿意於國際和平機構之沒有權威，而發出厭棄的論調的，我希望他們能够猛省。

所謂對於世界各國之友誼，必繼續不懈，且當更求其增進，其實行是怎樣呢？抗戰以來，對於維持和平及正義而同情於我的國家，我們固然感激他們的同情，並且希望他們能够深切體認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與正義之必須輔以力量，能够更進一步

相。我相信，一般人若能普遍地理解科學，這種影響，一定會自減少而至於沒有。他如前線士兵一般犧牲之重，後方人民平均壽命之短，多半造因於「不懂科學」。

所以，我要說，普遍提倡科學，確能減少血肉之軀之量的犧牲，也確能以少數代價換取最大報酬。尤其是在全面抗戰揭開了通中國的血路之時，我們一面固須咬緊牙關，忍受空前的痛苦，一面還得立定心思，倡行科學的研究。

科學運動，是不管科學發達不發達而要斷然不斷地提倡的，尤其是身寄血路之上，更應痛上思痛，吶喊科學運動的狂進！

吶喊科學運動，該不類於抗戰八股而為精神先生所反對罷！該比空喊「武裝民衆」要切實而需要得多罷！

嘗聞近人聊齋外集，載：「紹興程生，作幕西川，以一八哥一猴自隨，字八哥曰巧，字猴曰捷。捷巧甚相得，一刻不見，輒互相覓。一日，巧爲老鷹攫去，猴向天哀號，跳四五尺，猴揮拍手。程復語之曰：捷能奪取復獲乎！猴點首。著前有旗竿高數丈，近頂有斗，猴展起持一鐵錘，擊竿而上，躍斗中，以一手攀錘，錘露斗旁，一躍旋而下，將近斗，猴躍起攫得之，詳視，裂殺之而下，置程生前。程曰：若即殺我巧哥者乎？猴揮手，意以爲非是。次日，凌晨，又持錘往斗間，如前狀，抵午，攫二鵲，裂殺之，又置程生前。程曰：二鵲中有殺我巧哥者乎？又攫之。至三日，羣鵲方盤旋大樹間，猴入樹取碎肉可升許，散於地，羣鵲下，猴藏樹間，鵲食之，猴視良久疾下，攫其一，急取程生前，活而按之。程曰：此果殺我巧哥之罪鵲乎？猴

點首。問何以知之？猴指其翅間有血片，又有紅絲掛於爪。視之，果即八哥所繫者。程生設巧位，命猴行刑。猴遂擲其血，滴巧位前，碎裂之」。這段記載，很可借來作爲我們誅滅倭寇的教訓。貪食的野鵲，當世很多；而殺我同胞毀我財產占我土地的貪鵲，祇有一個倭寇，好比殺巧的，祇有爪掛紅絲的貪鵲。我們固須有灌鵲血裂鵲肉的決心與勇氣，但也必須有適宜的方法。譬如這猴子的攫鵲，升到旗竿頂，是因知道鵲是飛得很高的；預備了犧牲品乘機以攫之，是因知道鵲是最貪，必得寸進尺而來，大

可等若機會以攫殺他的；看到羣鵲盤旋大樹間，便乘機改變方法，拿了犧牲品放在地上，自己躲在樹後，經過詳細的觀察，出以矯捷的手段，於是達到殺敵的目的；而且，這猴最初是見鵲便攫，最後却擇罪鵲而攫之，手段和方法，自然都進步了。我們對付倭寇，何嘗不宜如此！徒有犧牲，而不加以科學方法和科學訓練的配備，如何能殺敵制勝？不注意時間和機會，——這也是科學方法中的要素——又何能一舉而殲倭寇之血，祭我死亡之將士與同胞！而且，懷宰割弱小之心者很多，我們目標倘不集中，即犧牲了很多，又何能制當前惟一的敵人——倭寇之死命呢！所以，任意呼喊保衛某一據點而不注意到時間和機會，任意談論斷絕和某某幾國的邦交而不集中目標到我們當前惟一敵人的日本帝國主義身上，那比上面所引證的猴子的聰敏都不如了！

我希望舉國一致踏上了血路，向前邁進，我也希望舉國一致抱着最大的犧牲的決心，但我尤希望踏上了血路時不拋棄了血路上的科學運動！科學能幫助我們，使我們犧牲減輕，收效加速

，以制寇侵略；即對於一些國家，變換了向來和我們友好的態度，在邦交上發生缺憾，我們亦惟有盡力期其變好，至少不使其變得更壞，即使變得更壞，亦務必使世界明瞭其責任不在我們。這種外交方針，實行起來，原是平淡無奇的，但在抗戰建國時期，爲使中國多助，使敵人孤立，只有本此做去。

有些人以爲這種方針，太平淡無奇了，現在世界已有一條陣線，我們必須站在一條陣線，以反對那一條陣線，方纔能得到這一條陣線的擁護。——這種說法，不只簡單，而且疎忽。觀於最近歐洲局面之離合變化，我希望他們也能够猛省。

以上兩件眼前的事實，足以證明臨全大會以來，中央所持的對內對外方針，並沒有錯。在此嚴重關頭，我們惟有以舉國一致的決心，從事奮鬥，以期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而加大；使我們所流的血，一滴有一滴的價值，不致像牛角沱遭敵擄炸斃的和重慶市上路斃的白自犧牲！尤其是遍中國的血路揭露了的現在，科學的效能，在時機上似乎越加偉大，所以血路上的科學運動，也就越加迫切。

怎樣從事於科學運動？我將另談。不過這里也可以簡括提及。我以爲科學運動應不尚空言而重實際。對一般民衆，應擇與抗戰有關的科學知識，作普遍的講授和試演；對一般初級學生，應多予以科學知識的灌輸；對初級以上的一般學生，應令加緊科學的研究和充實科學試驗的設備；對專門研究者，應督促其加緊研究工作；對將士們，應有討論和闡述特別與作戰有關的科學讀物之供給；主政者和一切有專業者更應依據科學方法處理經管之業務；此外如科學精神的訓練，教育制度的改革，科學人才之備用，科學書籍之刊印等是急切而需要的！

一個民意測驗的分析

Public
Opinion

本文載在九月三日的英文密勒氏評論報，因為稿擠，直到本期方能發表。好在本文並無時間性，人們對於本文所列五個問題的答案，一定與數月以前所提出的差不多，或者更向有利方面發展了。（編者）

年餘以前，日本軍閥滿以為動員了三十萬兵力，就可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當時他們並未想一想這件事是否可能，會不是一種夢想，經過三個月，他們果然改變態度，把戰爭的時期從三個月延長到一年了。

一年將屆，板垣陸相又向新聞記者說，日本準備用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時間，進行對華戰爭，假如戰爭需要那麼久的話，時日推移，日本速戰速決的希望，愈變愈虛幻。而中國的決心，却愈變愈堅強。

如欲測驗民衆對於戰事結果的觀察，最好的方法是擬定若干有關戰事的具體問題，普查民衆的意見，而後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去年，特別是過去數月間，作者曾提出一組問題，分發一百四十三位身分不同的人去填寫。我們把他們的答案作根據，認為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中國。

有一點我們應該認明的，便是受測驗的幾乎全部是中國人，他們多少總有些偏見，因此上面的結論或許不甚可靠，但此次測驗雖然不好算正確，却也值得我們注意。奧論所代表的是輿情，而輿情正可以影響戰事的結局。茲將測驗經過，逐項列表如下：

(一) 受詢人的身分

(1) 教育家及教師	四五
(2) 商人	五五
(3) 自由職業者：律師	一〇
醫生	五
牙醫	五
會計師	一〇
傳教師	三
美國人	三
英國人	三
法國人	一
德國人	一
俄國人	一
總計	一四三

(二) 受詢人的地域分佈

(1) 江蘇	四六
(2) 廣東	二四
(3) 華北各省	一五
(4) 浙江	一八
(5) 華中各省	一一
(6) 其他華南各省	一九
(7) 歐洲人	七

(8) 美洲人

(三) 受詢人的年齡自三十五至六十歲，平均為四十二歲半。

下面是我們提出的問題：

(一) 日本若不用武力，能否獲得中國的經濟合作？

(二) 日本若將軍事行動限於華北，能否獲得暫時的成功？

(三) 屠殺無辜民衆及炸不設防城市，能否使日本獲得勝利，或縮短戰爭的時期？

(四) 中國對於抗戰的決心，能否持久？

(五) 戰爭的最後結果如何？日本能否勝利？

下面是他們對於各項問題的答案：

問題一	是	65%	否	35%
問題二	是	43%	否	57%
問題三	是	22%	否	78%
問題四	是	39%	否	61%
問題五	是	100%	否	0%
總計	是	100%	否	0%

問題一——我們若要獲得朋友們的幫助，就得平心靜氣，運用聰明的手腕，而後才能如願以償；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亦何獨不然？
日本主持對華政策的人，向分兩派：一派主張運用外交，模仿商人的手腕，但有些人却覺得這種方法太慢，不易獲得預期的結果。於是軍閥便乘機而起，主張迫令中國在最短時期內接受他們的經濟合作的條件，這派人的主張是勝利了。然而中國却再三拒絕他們的命令，卒致引起了中日戰爭。
日本軍閥以利劍代外交，以武力代擁護，以高聲調聲代深謀遠慮。戰事爆發之前，中國本有許多

商人、銀行家、實業家及教育家為保持個人的利益，抱齋親日的態度。他們對於中日的經濟合作，實試用過好方法，祇是中國當局進行比較遲緩，同時輿論方面亦先要日本人担保以互惠為經濟合作的原則。

假如日本能利用這般親日分子，跟他們合作，說不定十年八年以後，就可盡如其所欲，而不必訴諸戰爭。日本的用心如果出自真誠，行動合乎正軌，則祇須用此次戰費的十分之一的金錢，就能買得中國人的善意與友情，達到預期的目的。然而，日本的手腕是多麼笨拙！

問題二——假如日本不在上海及華中方面發動戰事，他們或許還有與中國政府講和的機會。三個月前的淞滬之戰，上海的日軍當局雖說士兵的傷亡數祇有四萬，其實却在六萬以上。日本在對華作戰的第一年內，共計傷亡五十萬至六十萬人，損失飛機五百至七百架，鐵艦與兵艦五十至六十艘。要是他們把軍事行動限於華北一隅。他們的損失也許還不到現在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時，日本的經濟基礎亦不致如此動搖，仍不失其為世界強國之一。而且中國的銀行家實業家為顧全自己的利益起見，說不定會和日本合作，使一切恢復舊態，甚至還讓國民政府與日本議和。而日本不此之圖，反要滅中國銀行家與實業家的產業，結果中國的抗戰便愈增其決心，和平前途亦日益變得黯淡了。

問題三——日本人以為任意屠殺平民，轟炸不設防城市，可使中國人惴惴畏懼，從而帖耳伏首，不敢反抗。其實這是極大的錯誤。被屠殺的中國平民，以及被破壞的中國財產，固已不可數計；甚至十齡幼女與六十多歲的老婦，亦不能倖免日軍的毒

汚。日軍的野蠻舉動，非特是日本之辱，抑亦是人類之羞。由於日軍之野蠻與殘酷，中國人的同仇敵愾的觀念愈益深刻。中國軍隊的士氣，從沒有現在這樣振作，民衆的心理，從沒有現在這樣樂觀，團結禦侮的精神，亦從沒有現在這樣堅決。日軍加於中國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說，倒是中國之幸。中國的後世子孫，或許會感謝野蠻的日本軍隊，說是野蠻的日本軍隊使中國得救了。

問題四——蔣委員長說過：「日本軍閥如果一天繼續侵華戰事，則中國的處境雖然艱苦，也將始終保持其抗戰的決心。除非日本民衆起來阻止軍閥的瘋狂。此次戰爭就決不能結束，說不定會延長到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中國人素來愛好和平，愛人類，保衛家鄉的觀念的深刻，而現在數千萬愛好和平的人却不得不離開聖土的故居，讓牠們毀於炸彈與砲火之下。實則每一粒殺死無辜民衆的槍彈，每一發毀滅房屋的砲火，每一次日軍利劍的砍殺，以及每一顆日機破壞中國工廠時所投的炸彈，適足以加強中國抗戰的決心。日軍愈益深入中國，中國的抵抗便愈益堅決；日軍在戰場上的勝利愈多，中國的抵抗便愈益激烈。

問題五——歐洲某作家會說：日本現在的經濟財政，與德國在大戰第四年內的經濟財政相彷彿。日本侵華戰爭中所損失的人力與物力，已超過日俄戰爭時的總額。「使中國屈膝」這件事，並不如日本的「強盜男爵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那麼簡單。戰事爆發以前，日本軍閥之所以覺得三個月內可以征服中國全部，乃是根據着下面幾種估計的。他們認為：

（一）中國的將領無戰略，無計劃，不能合作，易受收買；而且，中國又沒有多少大砲，更無海軍可言。

（二）中國的人民經不起威嚇，易受日本的武力所屈服；且無團體精神，以及抗日的決心。

（三）國民黨內部，容易分裂。

（四）中國的財政不足以支持長期戰爭。

（五）漢奸可能在後方發動大規模的騷擾。

事實上，日本軍閥並沒有認清楚下面幾件事，或者他們未曾沒有認清楚，而是忘記得乾淨了。

（一）由於蔣委員長的領導，中國業已統一；中國的軍隊因有統一的指揮，已較一年以前堅強得多；中國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也較一年以前深刻得多的；中國的軍事機密，決非任何方法所能收買；中國的戰略已經成功，而日本的戰略却完全失敗。

（二）中國已展開全面的抗戰，除非日本軍隊退出中國，決不接受任何種和平條件。中國的民衆決不會受日本的引誘，回到淪陷區域。

（三）中國的戰時財政很充裕，金融很穩定。

（四）日本軍隊的任意摧毀工廠及教育機關，及其在淪陷區域內的恐怖手段，已使一般親日份子翻然悔悟，擁護抗戰。

（五）「使中國屈膝」，極其渺茫，日本已傷亡五十至六十萬人，損失飛機五百至七百架，兵艦五十至六十艘。

（六）日本的現金準備已經用盡，國外貿易已減少三分之一。日本現在的經濟狀況，已與德國在大戰第四年內的經濟狀況相等。

日本的軍事當局應該知道，什麼是夢，什麼是現實。



保障人權案的面面觀

本刊特輯

由於國民參政會成立一個「請中央通令全國軍政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以及國民政府接奉發表了一個通令，由於這兩件事引起社會對於保障人權案的注意。我們爰將該項材料搜集起來，編為特輯，以供讀者的參考。（附註：這種編法，本為本刊特色之一。過去因為自寫的稿件太多，所以沒有篇幅採登這類稿件。以後擬竭力設法恢復，庶使讀者看到各方面的意見。）

（編者）

一、參政會的建議

一、通令各地方軍政機關：凡中央頒布全國通用之統一法規，不得變更或違背，致妨害人民之自由權利。

二、除法律賦有權限之機關外，絕對不許拘捕禁押審判懲罰人民，以保法權統一。

三、通令各級軍事機關：除戒嚴時期外，不得拘禁審判非現役軍人；非違犯軍事法規之人民現在拘禁中者，應立即解送司法機關。

四、通令各軍警機關：拘捕嫌疑之人犯，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解送審判機關。

五、凡非依法手續逮捕者，應立即移送審判機關。

六、通令全國嚴禁刑訊。

七、通令軍政機關：凡人民團體及言論出版，非依法不得解散封閉扣押沒收。

八、通令全國：人民得依刑訴法舉發公務員及公務機關違法濫權妨害人民自由權利之行為；惟挾嫌誣告者，應坐同等之罪。

二、國府的通令

「為令遵事：案准國防最高會議二十七年九月三日慶字第一六一號函開：「國民參政大會第一次大會，建議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一案，經本會議常務委員第九十五次會議決議：關於人民權利，約法及民刑各法，均有規定。抗戰以來，政府因時制宜，復頒有各種法規。各軍政機關應依法辦理，如有違法濫權，侵害人民權利情事，除由人民依法告訴發訴願外，主管機關應注意隨時監督糾正。相應錄案，並檢附原建議案函達，請煩查照，訓令各軍政機關遵照。」等因，准此，應即照辦。除函復並分令外，合行抄發原附建議案，令仰遵照，并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

三、上海譯報的評論

國民政府根據國防最高會議錄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通令全國各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益。關於人民權益，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已有明白規

開徵遺產稅和救養流浪兒童

兒童

中央最近有兩件善政：一是準備開徵遺產稅；二是通令各省市政府，擴大所有孤兒院為救養院，廣事收容流浪兒童。

在民族呼吸存亡的今朝，在有錢出錢的原則之下，加重徵收死者個人的財產，來維護生者大眾的命脈，這是最合理的事。

我們需要喚起社會同情的，還有那成千成萬流浪兒童的救養問題。他們父母給予他們的遺產祇是貧困與饑寒，時代賜予他們的僅是兵燹與流離。他們是民族未來的主人翁，但他們在天寒日暮的歧途中。他們無識、無知、無辜、而結果是無助。因此，我們特別稱頌政府最近實行的措施，希望由救養院中來試驗兒童國育的制度，養成兒童的健康活潑的身心，刻苦耐勞和集團紀律的生活習慣。同時，希望政府創辦財產稅、富戶捐、和戰時利得稅，來補助這一類教育事業和福利事業。（麟）

定，各級黨政軍機關都應切實遵行，現在還有待於國府通令，證明過去執行得不够充分。

我們不知道國民參政會建議案的內容，我們就見聞所及，認為有兩點必須注意到：

第一，對人民權益的限制，如禁書、扣報、停刊出版物、解散團體，必須指出具體的理由，不能徒憑空洞考語。被處分者尤其必須有抗辯的權利。

第二，濫用權力剝奪人民權益的負責者，應從嚴懲處。

必須做到這樣，保障民權纔有實效。

四、西南日報的評論（摘要）

最近國民政府為保障人民權利事，特通令全國各軍政機關，切實遵守。吾人於贊許之餘，對於此一事，願就所感，加以論列。

吾國現既為民治國家之一，且負有奉行三民主義之使命，則對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乃為政府當然責任。然應明白所謂人民權利者，在某時期，某階段應有一定之範圍；在此一定範圍之內，政府給予

滇緬和叙昆鐵路

從昆明到緬甸和由昆明到敘府的鐵路，正在積極興建中。這是中華民族史上較諸萬里長城和運河還有更大價值的一件大事業。

歐亞兩洲的密切接觸，是我國近百年社會巨變和文化進步的主因。而歐亞兩洲的主要交通線，一是由蘇彝士運河出紅海，經印度洋，繞新嘉坡而達我國的海線，一是由歐俄經西北利亞到海參崴和東北的鐵路。這兩條交通線，現在已大半在敵人控制之中，靠這兩條交通線來聯繫的若干產業的和文化的中心都會，現已大半淪於敵人之手。

滇緬和特製鐵路可以西通緬甸，接駁印度洋巨輪以通歐洲，東達長江，接駁江輪、飛機、汽車以聯貫華西華中及西北西南各省。牠節省了歐亞間迂迴新加坡和西北利亞的時間。這不僅在目前抗戰期間，會成為民族的生命線，即在人類交通史上，亦將成劃時代的新紀元。（淵）

保障，人民始有自由。此一定之範圍為何？在目前抗戰時期，在民族第一之現階段，即通令中所云根據約法及民刑各法的規定。及抗戰以來政府因時制宜所頒布之各種非常時期特別法規是也。人民一切活動，必須在此範圍之內，始有自由權利之可言。否則，彼亦言自由，此亦言權利，紛爭不已，勢非立陷整個國家社會於混亂狀態不止。此其一。

無論任何國家，一入於戰爭時期，即採取非常之措置，對於人民平時所享之自由權利，加以極大之限制。反之，對於政府的權力，則盡量提高。法國於歐洲大戰發生時，且會停止國會之活動。吾國現今既處非常之局，且適逢兇暴強大之敵人，任何人自應以民族國家利害為前提，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犧牲個人的一時的自由和權利。以爭取國家民族永遠的自由和權利。具體言之，即吾人對於政府所頒布各種法規，應該竭誠遵守，絕不能於法規之外，輕言自由，索言權利，以分散國家之力量，混亂一致之步驟。此其二。

政府對於人民之正當權利，吾人固盼望其能切實保障，使無違法濫權之現象發生；同時吾人亦盼望政府對於一切非法活動，應具糾正制裁之決心。須知法紀為國家之命脈，安內為攘外之前提。苟於此時，因非法活動而使國家之法紀蕩然，後方秩序紊亂不安，則全部抗戰工作必遭受極大影響。故吾人認為政府前此對於西安，武漢一部份假救亡為名團體之解散；對於川省各地以參加抗戰相號召，以哥老會為背景之非法團體之查禁；以及一部份有害於抗戰前途之雲集之分別予以禁售，完全是正當而且必要的措置。不但無礙於人民之自由權利，且對於人民真正之自由權利，將益有所保障。此其

三。

五、大美報之評論

權利之起源，雖因時代背景之不同，學者之說互異，然降至近代，權利由法律所賦予，實已為舉世所公認。權利既為法律所賦予，則保障人民之權利即不得不從尊重法律着手。且觀約法之規定，對於人民權利之限制，須以法律為依據，是欲保障人民權利，尤不得不以尊重法律為基礎。法律之威信既墮，則人民權利，自亦隨之削弱。

政府在此國難嚴重之時期，猶不忘其保障人民權利之職責，且訓示各級機關，守法非替，我人民豈可敗壞法度，自絕於國家？國家雖以人民為要素，人民實賴國家之保育，今而後，其各守法弗渝，所以副政府之厚望，亦所以盡人民之天職。

徵求通訊啓事

本刊茲徵求淪陷區、戰地及內地通訊，簡約如下：

(一) 凡以忠實態度，生動筆調，敘述淪陷區真相，戰地風光，將士偉績，以及內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一般社會動態之稿件，均所歡迎。

(二) 每篇以五百字至二千字為度。

(三) 凡經本刊選登之稿件，每千字酌酬一元至五元。

(四) 來稿請詳細註明作者姓名及通信地址。

(五) 來稿請寄重慶五福街五十三號本社。



敬告美國人士

胡適

本文係吾國新任駐美大使胡適之先生於本年六月中在紐約的廣播演講辭，曾載於八月號的美國雜誌。原文頗自應譯為「美國對遠東情勢能作什麼？」由編者改為本題。又，本文係由羅銘先生翻譯。

(編者)

「這是我的主張：雖然我對你們全體一致的避免戰爭的要求很具同情，我却不想到消極的和平主義，如果沒有建設的和平政策在後面支持着，就永遠不能保證你們所渴望的和平。中國所希望美國的是：整個文明世界所希望美國的，是作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的領袖，一個防止戰爭的領袖，制止侵略，與世界各民主國家共同籌劃合作，以求集體安全之實現，使這個世界最少能讓人類安居。」

「我深知一個偉大的共和國的人民的想像力可以了解這個國家有着力量担負起積極的建設的領袖任務，而不致于有捲入國際謀與戰爭的危險。相反的，這種積極的國際領袖工作，也許就是使你們避免戰爭的唯一的有效方法。」

「三十二年前，一個偉大的美國總統中止了一個血戰，使日俄兩國恢復和平。但是，他曾因此而使美國捲入戰爭嗎？」

「十七年前，美國政府召集華府會議，給遠東以十年的和平，並且也使海軍軍備競賽停止了十年。它曾使美國捲入戰爭嗎？」

上面是我在九個月前對美國人民說的話。在這九個月內，發生了三件與遠東問題有關的事，我深

信你們也都曾注意到。第一件，中國可以說是流血到快死的地步了。死傷總數約有一百萬人。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為逃避侵略者的軍隊而流亡各地，沒有住處，沒有醫藥，並且多半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難民，最少有六千萬人。每天，日本「皇軍」的轟炸機，總要殲殺幾百個非武裝的人民。黃河決口又增加一百萬名難民。

第二個發展是美國人民對中國在這一衝突中的同情，逐漸增加了。美國人民對於中日戰爭從來就沒有中立過。在是非正誤像白天和黑暗一樣分明的情況下，根本就不能中立，你們的同情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中國這方面而是反對日本的。你們的同情，都表現在你們踴躍捐助醫藥、救濟難民、自動抵制日貨、以及最近譴責非人性地轟炸廣州及其他城市的行動中。早幾個月，我在加拿大旅行時，有一個記者問我：「這些同情對在戰爭中的中國有什麼用處？」我就對他說：「青年人，別小看了這種偉大同情的力量，在近代戰爭中，你懷着文明世界都同情你的信念而戰，或是懷着文明世界全體贊你的信念而戰，其中的分別大得很。」我們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有一天像一九一七年一樣，一個偉大

的民族，在理想的領袖的指導下，可以在集體行動與現實的政治手腕下表現出來。

第三個發展是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政策的形成。從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美國政府要人發表若干文件，對世界宣佈了美國對遠東問題的確切的經過慎重考慮的政策。這一個政策的精義，你們也都知道，是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無保留的譴責，對恢復國際間的法治以維持國際和平與正義的堅決的主張。有好幾次，你們的國務卿赫爾說過：「美國對於遠東的權益與關心，是不能單以其在遠東僑民的人數，或是其投資與商務的多少來決定的。我們還有一個更廣泛的，更基本的利益——那就是維持國際關係之有秩序的進展。」去年十月，羅斯福總統在他有名的芝加哥演說中說：「最重要的：愛好和平諸國要求和平的意志，一定要表現出來，使想違反條約，危害別人權益的國家能放棄他們的企圖。維持和平，一定要有積極行動。」這些言論，代表美國政府遠東政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對近代最有力、最愛好和平的人民與政府所希望，並且有極希望的積極的建設的國際領袖工作。這就是在這可怕的幾個月中所發展的事實：第一，中國流血到快死的地步了；第二，整個美國的民衆對中國方面的同情日見深切；第三，美國政府宣告世界說維持和平，恢復秩序，一定需要積極行動。以一國在最不公平的戰爭中被侵略國家的代表的資格，我只能表現我自己誠敬的希望，和我的同胞的誠敬的希望，要求偉大的美國政府領袖們，早日實行其積極的建設的政策，要求整個美國人民對我們苦難同胞的同情，能以積極贊助美國政府「維持和平的積極行動」的姿態表現出來！我不再多求



托爾斯基論日俄停戰

可亨譯

本文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蘇聯的「亡命者」。原文載在 Socialist Appeal。讀者，可以窺見他對日蘇戰爭前途的預測。我們久不看到托氏的文章，此文當為讀者所歡迎吧。（編者）

世人對日蘇停戰雖多覺得滿意，可是前途却仍難樂觀。日本因受蘇聯的牽掣，無法深入中國，同時對於蘇聯在海參崴方面的威脅，亦不能容忍。這種衝突，決非外交方式所能解決。東京政府本想待自己在中國獲得穩固的地位以後，再和蘇聯清算宿

怨。但他方面，他們對於蘇聯內都正釐多事，又想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那便是說，立刻和蘇聯決戰。因此日本的政策，總是不會鮮明：一面是蓄意挑釁，故違條約，利用土匪；一面則運用外交，與蘇聯談判。這樣，萬一蘇聯的國力超過日本的估計，日本還可作暫時的讓步。

莫斯科方面，早知道遠東戰爭是不能避免的。就大體上說，他們始終承認，戰爭的爆發愈遲愈好。這固然是因為迅速的工業化可以增強紅軍的實力，同時却亦因為他們深知日本仍是一個半封建國家，內部充滿着矛盾，無論社會或政治方面，將來一定發生巨大的變動。

可是，蘇聯當局仍然害怕戰爭。這並不是說他們對日本有所畏懼。莫斯科的當局都深信，日本天皇是經不住大規模戰爭的。然而戰事爆發之後，史太林的獨裁政權難免崩潰。這一點，蘇聯當局實未嘗無自知之明。

史太林為要用更毒辣的手段，維持其國內的政權，因此在外交方面，總願作種種讓步。然因有這些讓步，兼以近二年來蘇聯的外交着着失敗，國內的輿論極表不滿，於是史太林亦就不得不故作姿態，顯示一下蘇聯的軍力，以冀掩飾他預備提出新讓步的企圖。最近滿洲朝鮮邊境的武裝衝突，與夫這些衝突之終以休戰為結局，並未擴大成為新的戰爭，其故即在於此。

大規模戰爭之足使日本發生革命的危險，猶如歐洲大戰之使俄發生革命的危險一樣。而史太林獨裁政權的崩潰，却說不定還在日本革命之後。準是以觀，日本當局如果真要強史太林之所難，逼着他運用武力來保衛蘇聯，那就未免不智了。

但是，一種新的局面，終因日本軍事當局之缺乏遠見，及其在中國遭遇着意外的軍事上的困難而發生了。這時候，蘇聯當局雖明知援助中國會引起某

種危險，然而他們仍以最關切的态度，盡力援助中國。他們在整整的二十年中間，對於遠東問題早已具有固定的政策，因此援助中國這一問題，他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問題的關鍵，現已操於日本之手。日本的政府是受軍部統治的，而軍部又受制於下級官佐。這種

現象，在日蘇關係上實構成了直接的危機。日本的下級軍官，未曾明瞭日本的位置，亦未明瞭蘇聯的地位。他們並不把在中國所受的教訓放在心上，（一部份或許是爲了這種教訓的緣故），總想從蘇聯方面佔取便宜，尋求反掌可得的勝利。就大體上說，他們實在是錯誤的。他們假如發動戰爭，結果非但不能使史太林立刻倒台，反足以增強他在戰後一二年中的地位，在這一二年裏面，日本的社會組織與政治機構，或許先就整個的破產了。

我深信我的同胞也不再多求。可是，我却要再說一兩句懇辭。一年來，我們的同胞以極大的努力，抵抗侵略，爲民族生存而抗戰。你們和全世界都親眼看到這種努力。但是單靠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人類以血肉抵抗新式武器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並且還有因精疲力竭而告崩潰的危險。以爲中國能以其本身武力來自救的思想，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思想，我說這句話，並不自引爲羞，因爲法國以四十四年積極的軍事準備，在一九一四年還不能救她自己。我承認爲要早日結束這個可怕的戰爭，恢復太平洋的國際秩序，解除幾萬萬民衆深切的痛苦，積極的國際行動是絕對必需的。如果中國值得援助，如果能維持和平、援助被侵略國的「積極行動」，這種援助就必須在中國積二十七年的努力方能建設成功的統一的有力量的中央政權之崩潰以前到臨。

大規模戰爭之足使日本發生革命的危險，猶如歐洲大戰之使俄發生革命的危險一樣。而史太林獨裁政權的崩潰，却說不定還在日本革命之後。準是以觀，日本當局如果真要強史太林之所難，逼着他運用武力來保衛蘇聯，那就未免不智了。



四強協議後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四強會議以後，德捷的糾紛，總算告了一個段落。大家所關心的歐戰問題，在最近期間不會爆發。今後的局面如何，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中心。

第一，這次捷克所以吃虧，一言以蔽之，大家避戰而已。英國固怕戰，法國也怕戰，就連德意又何嘗不怕戰。不過在大家一致避戰的前提下，各國在四強會議席上所表現的姿態是不相同的：德國好像天之驕子；意國能够舉足輕重；法國公開減低戰後二十年來的歐陸霸權；而英國則是拖着一貫的扶德政策。今後的歐局，德意反現狀的勢力，更可繼續抬頭，而歐洲台柱國家將不是英法，恐怕要代以英法德意四國的新均勢。

第二，凡爾賽和約是不平等的，戰後「滿」與「不滿」的問題，一直鬧到現在。經過這次會議，各種保障和約體系的條約，將有重新估價的必要。法國這次未能盡法捷協定的義務，蘇捷互助協定在施行上就要失掉根據。中歐東歐各小國所訂的各種互助條約，勢必也以捷克問題而要喪失其存在性。這一大堆保障均勢的工具，既然要失去作用，今後巴爾幹局勢將有何種演變，抑或另有新的條約出現，（例如匈牙利已提議組織柯波羅三國集團，藉以自保）值得我們繼續注意。

第三，時人不斷高唱的所謂民主陣線與侵略陣線，這次試驗，表示出一個明確的否定。英法在調

解捷克糾紛的過程當中，根本不談主義，避免陣線的對立；（英國一向是如此）現在英德、英意、法意、法德間積極進行的協調工作，並不以民主與獨裁的分野，而走向相反的道路。再就蘇美兩國來說，蘇聯是提倡陣線外交最熱心的國家，美國也是大家心目中認為是將來民主集團中的一個有力份子，然而前者竟不能出席四強會議，後者又聲明不能贊同英法的計劃。所以民主陣線不但是遠遠得很，而且根本還沒有這回事呢。

第四，有人說，四強會議的另一作用，是在成立孤俄戰線，尤其是英國早有過這種策略，其實也不盡然。因為英國妥協德意，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穩定歐洲。和平的局面，纔是英國的真正利益。我們不能認為英法與德意站在一起，就是英法也加入反共陣營。英法不傳還要蘇聯做國聯的台柱，特別是英國的政治原則，她決不加入思想集團。然而有一點，法蘇兩國的關係，過去曾相互袂以自重，（在歐洲的外交政策上），這次達拉第始終隨着張伯倫，忘記了蘇法協定所以成立的本意，因而蘇聯對於法國，至少在精神上已受到一些刺激。

第五，日德意集團，如果到了緊急關頭，是否肯真正互助，到現在還沒有測驗過一次。四強協議後，德國因為英國幫忙，（是非是另一問題），無疑的已得到很大的便宜。同時對於西班牙問題，英

國對意又在「談法」決。假使張伯倫妥協德意的政策成功，則德意對英關係自然要比對日本的關係來得重要，那麼三國反共的政治軸心，勢必日漸鬆懈。所以輿論界（如大公報）也有認為，目前正是英日競爭拉攏德意的時期呢。

第六，美國因為不贊同四強協約的精神，提議召開國際會議，解決一切糾紛。蘇聯已經無條件加以擁護。我們的立場，自然希望能有這樣的事實出現，以爲獨立集體安全制的先聲。可是以英法現行政策，至少在目前不會實現。就是有所舉動，也難收到積極的效果。試看張伯倫說：「此項提議，與其召開後而歸於失敗，不如不舉行之爲愈，余并非謂此項會議毫無價值，惟余以爲在各國未有真誠之意向與會以前，而即召集此項會議，實爲無用之舉。自以往之經驗視之，吾人知凡軍備衰弱者，其外交政策亦必無力。」

第七，許多人以為英國在解決捷克問題以後的文章，將是利用四強協議來解決遠東問題，這也未免言之過早。擺在眼前的，就是實施英意協定先決條件的西班牙問題，首先就得解決。否則，地中海就遠東問題本身來說，與遠東問題最有利關係的還有美蘇兩國，單憑四強是絕對解決不了的。況我國有既定的外交方針，中華民國也絕不同於捷克。總結一句：四強協議後的和平是勉強的；從此更可認識各國的外交政策，都以本身利害關係爲前提；一切條約，都是可靠而不可靠。我們從此體會到的外交方針，該是：凡是不幫助敵人的，都可看作是我們的朋友。

宇垣下台後的日本外交

胡秋原

最近宇垣換打下台，這固自將有一小變動。據說宇垣政治生命將從此而斷絕。這和我們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這變化對日寇今後外交政策的影響。

此次宇垣去職，據說因為所謂「對華中央機關」而起的軍部外部意見之衝突，以及對英交涉不如宇垣之預期。這不過是部分問題，因為說到對華機關，（所謂對華院業已成立），外交部決不配和軍部爭權；至於對英交涉，軍人應該知道他們不會比宇垣更有什麼辦法。宇垣下台的原因，實在如路透社所傳，宇垣與所謂少壯派一般政策不同。

要知道宇垣何以下台，先要知道宇垣何以上台。

作者在本年五月廿八日歐閣改組之時，曾在漢口時代日報「寇閣改組之意義」一文中說：

「新近衛政府之陣容，指出敵人將盡其全力，進攻中國，而避免與列強，特別是與蘇聯衝突。敵人所預備的本錢，原是想一面打中國，一面打世界的；但經過中日戰爭的試驗，日寇已明白其狂夢之不可能，他只擬在中國作孤法之一端了。這是敵人部分實行總動員法之意義。此次寇閣改組，便是適應這新戰略之政治陣容。」

「宇垣一成是除謀家，野心家。他曾因縮軍而得罪少壯軍人，他曾主持贖費港口以圖復其軍中信心。他此次之長外交，是因為他反對進攻蘇聯。今年三月日本在現代雜誌上曾有一篇宇垣與武藤貞一

的對話。這是一篇夢話。武藤貞一做夢，謂夢見宇垣忽為駐俄大使，與史太林晤談。這一段夢話，表示日寇之恐俄病，表示宇垣做夢也是怕與蘇俄衝突的。宇垣更明斥蘇俄國那些進攻蘇俄論之為胡說。一般人以為宇垣是溫和派，但對於中國，日本沒有溫和派。恰恰相反，對歐美溫和派，正是對華急進派。

千萬不要以為宇垣會對華妥協，即令將來有此姿勢也是假的。也不要以為宇垣接近政黨，政黨固不是好東西，而政黨盛時，宇垣拍政黨；政黨衰時，他暗殺派口。大家要知道，廣田之去職，頗因為他熱心反俄及訂立反共同盟為元老重臣不滿之故。

「然而，日寇這種企圖也是要失敗的。無論軍力上經濟上，最近日寇已無大規模動員之可能。而宇垣即令想詭媚蘇俄歐美，但誰也不會相信日寇。

這新寇閣一定要遇到我們更有力的抵抗，即其政策一定要失敗。那時候，少壯軍人將一定起來反對宇垣。那時候，或者是少壯軍人清一色的專政，或者是少壯軍人勢力的崩潰。」（拙著「軍國與兵變」）

宇垣是「謹慎的侵略家」。他主張對英圖蘇聯讓步，集中力量，解決中國。張高案事件發生之時，雖不是宇垣，日寇是未必願意照辦的。日寇屈服，雖然似乎使日寇和緩了進攻中國中的困難，但同時在全世界面前則暴露了日寇的弱點，也就是加重了日寇將來的隱憂。但宇垣總體的侵略政策，似乎也不能奏效。少壯軍人不耐煩了，不得不餉以老拳。

目前國際形勢，是日益不利於日本。歐洲發生戰爭固與日寇不利，（最近寄到的日本報紙對於德捷問題表示極度的不安，恐懼歐洲戰爭，可為這一點的反映），就是歐洲苟安，也於日寇不利。目下四強會議，雖不會有什麼成績，但能收張伯倫政策之果實的，是希特勒和莫索尼里，而不會是日寇。最近國聯通過個別實施禁約第十六條，這雖不會予日寇以很大的打擊，但繼此而來的，將對日寇更為嚴重。日寇對華已竭盡了其今日能用之力，換言之，即其對國際說話的力量日小。日本少壯軍人感到過去一再失去了對付蘇俄的機會，於是不能不遷怒於宇垣之流了。

但在日寇國內目前的形勢，勢必是少壯軍人更進一步支配日本政府。繼宇垣者，無論是軍人赤子進的松岡或白鳥，或是其他軍閥之傀儡，但今後指揮日本外交的，將是所謂軍部。這幾年來所謂元老重臣在日本政治上的力量，還是不可忽視的。宇垣是他們最後的一張牌。今日宇垣滾蛋，而且將一蹶不起，這是元老重臣派的一個大失敗。至於所謂政黨，是早已不值一提了。現在日寇宣布，今後外長一定是「能與首相相相合作」的人，即是說能完全聽命於槍桿的人。然這一位人物至今難產，就是說日寇外交已經無辦法了。

但無論如何，今後日寇政策，有趨於更瘋狂冒險的可能。

怎樣冒險呢？以作者推測：

第一，現在日本總動員法還只是部分實行，日寇或將進一步實行總動員法，以便加強對我國之進攻。

（續五四頁第三排）

加倫將軍與清黨運動

趙銘譯

張高寧戰事結束後，我們就聽說加倫將軍因為斯達林所不滿而被莫斯科政府撤職了。本月五日哈瓦斯社莫斯科來電，又說：「此間在過去一月中，盛傳遠東紅軍總司令布魯賓上將（即加倫將軍）業已獲釋。按伯力城共產黨大會，前於上月十四日開會時，布氏被舉為主席之一，其時各報均曾予以登載；厥後遠東紅軍第一第二集團軍黨部舉行會議時，（此項會議日內即可竣事），迄未提及布氏之名，各觀察家因而表示驚異。要之，獲釋之說，如果證實，則一九三五年所任命之上將五員，已去其三，（杜嘉奧夫斯基及雅戈夫早經處決），僅有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與騎兵總監滿弟安尼兩人繼續在位而已」。同時，上海日文報紙，亦盛傳加倫之安全問題，說：加倫尚在人間，惟因失職於斯達林，已不能回遠東云。真相如何，「信不信由你」。本文譯自美國著名日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係該報前莫斯科記者 Beag 所寫，原題為「遠東的清黨運動」，由編者改用本題。惟這次加倫將軍之去職，與本文所述各節有無因果關係，則編者實無從臆測。

（編者）

蘇聯遠東政治警察局長魯斯科夫將軍，近自西伯利亞逃入「滿洲國」。這使世界人士的注意力，再度集中於蘇聯自一九三六年夏天所開始的「清黨」工作。魯斯科夫在托庇於滿洲的日本軍事當局後，曾宣稱自一九三六年起，他的兩個前任局長都被槍斃了。他這一次逃亡，為的是要避過這同樣的命運。

魯氏的談話，似乎使蘇聯內部鬥爭，更令人莫明其妙。負責執行清黨工作的，是蘇聯政治警察，然照魯氏及其他證人所說的，政治警察局長却也在被「清」之列。那麼，清除這些主持清黨工作的政治警察局長的，又是誰呢？

魯氏說他害怕遠東紅軍總司令布魯賓將軍，（即加倫將軍）這句話，供給我們一個線索。他說那兩個前任之被槍斃，當由布氏負責。他也懷疑布氏對他含有敵意。

這個談話，證明了我在蘇聯的四年間所聽到的流言，說布魯賓將軍事實上已經成為蘇聯遠東的統制者，如果他願意，就可以脫離莫斯科而獨自行動。他的軍隊，最少有四十萬人，在二軍中就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因為歐俄與遠東間的交通不便，遠東紅軍要想有勁率，就一定要能獨立行動。斯達林在建立這個獨立的遠東軍事帝國時，是否知道他把布魯賓將軍造成這樣大的勢力，却很難說。

一九三六年開始的清黨工作，牽涉了歐洲紅軍中許多人。政治警察局在新局長葉哈夫將軍的指揮

（續五四頁第三排）

第二，日寇乘歐洲荷安之局將成未成的時候，有向蘇俄示威之可能，並圖報張高寧事件之恥。

第三，日寇對國粵之進攻，亦有轉趨緊張之可能。

但同時毫無可疑的，宇垣之下台，將使敵國內部的政爭趨於激烈。東京方面消息之沈寂，正說明敵國內部深刻的內爭。而我們如看出日寇進一步冒險之可能，便應該更加提高我們的戰鬥精神，在軍事外交上加強我們的對付。而我相信，宇垣之滾蛋，對於我們，在客觀上是有利的。

下，槍決了許多重要軍官，監禁了好幾千個下級軍官。這一次清黨的廣泛程度，使歐洲紅軍在歐洲政局上不再被認為重要的因素。

可是歐洲紅軍中的清黨工作，却沒有能在布魯賓將軍統率下的遠東紅軍中照樣辦理。這一點，日本軍閥也很知道。這一個軍隊的參謀部沒有受到影響，很少的下級軍官因清黨而被撤職。在另一方面，幾千個重要共產黨的官吏被清除了，其中最少有三百名已被槍決。

在魯斯科夫逃亡前的兩個星期內，在若干蘇聯內地報紙上宣佈了全國各地清黨的消息。在列寧格勒、烏克蘭、高加索、和遠東等地的報紙上，承認有很多人因犯間諜、破壞、與暴行罪而被處決。在遠東區工業中心的加波羅夫斯基城，曾經一次槍決了十七個男人和女人。

我們也有證據證明遠東的政治警察局長們，奉葉哈夫將軍命令，曾想把清黨工作開展到遠東紅軍中去。可是，他們沒有成功，反而相繼地遭受了



國共兩黨交惡痛史

「蔣介石將軍」英文傳記之一章

董顯光著
沈逸君譯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革命軍再度進行北伐，孫傳芳失去浙江，並把蘇皖交與張宗昌統治，而將自己的軍隊撤至揚州、海州一帶。同時孫的若干將領，相率向革命軍投誠，其中陳調元王普二人尤為著名。蔣委員長任陳調元為三十七軍軍長，王普為二十七軍軍長。三月五日，陳調元進攻津浦路上的蚌埠，以威脅張宗昌的交通線。

三月十四日，海軍總司令楊樹莊亦歸順革命軍，就革命軍海軍總司令之職。他一面叫廈門吳淞及甯波附近的軍艦懸掛青天白日旗；一面復率蔣委員長之命，派三條軍艦從上海駛往九江。同時，何應欽統率第一軍出擊松（松江）宜（宜興）線，蔣委員長親攻南京蚌埠，唐生智的第八軍則沿京漢路北上。

三月十五日，蔣委員長限令十天之內佔領南京。集中在蕪湖的革命軍便沿江兩岸，向南京進發。同時另有一支軍隊，則開始襲擊常州。張宗昌的部隊相率撤退，讓勝利的革命軍長驅而入。當時攻擊上海的風聲，早已在外僑中間引起極大的震動。數千名英國水兵，一千五百名美國水兵，六百名日本水兵，以及其他各國的陸戰隊，便共同組織起來，預備保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安全。其實，使得外僑們感到麻煩的，却是一般無紀律的北方敗兵，他們想強行通過租界，結果是被外國軍隊擊退了。

三月二十一日，一部份革命軍沿滬杭鐵路，抵達上海市，當地的工人都熱烈歡迎，紛紛加入。此時南市一帶，尚有殘餘的北軍，曾與革命軍發生接觸。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城區終為革命軍佔領了。

三月二十三日，革命軍攻克蘇州。第二天南京亦被釋濟的第六軍佔領。第六軍佔領南京後，曾發生暴動，幾使國民革命的事業廢於一旦。當時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林祖涵，乃鮑羅廷及漢口共產黨人的心腹。先是，共產黨探悉蔣委員長將乘砲艦離開九江，前往南京軍次——南京是與國民革命前途很有關係，將來是預備成為新中國的首都的。共產黨的計劃，是想使蔣委員長不能順利地抵達南京。同時復想使外僑們對他發生深刻的惡感。於是他們就決定運用慣常的手段，藉革命軍的政治部來中傷蔣委員長。

事後我們才知道，林祖涵是受蔣共產黨的命令故意唆使士兵們騷擾南京的外僑的。當時，恰巧一個善於奉迎的旅長，願意實行林的計劃。南京攻克時，好幾位外僑被亂兵槍殺，受傷的亦有七八人。有組織的搶劫從清晨開始，整天未曾停止。大部份外僑都逃到城內的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正有英美孚油公司的油庫。共產黨想襲擊這座小山，英美的軍艦却對準着山下發砲了。共產黨中頗有死傷，便

不幸。他們的失敗，每次都由於布魯賓爾將軍。布氏拒絕政治警察的勢力，對蘇聯却是一件幸事。因為政治警察重地消滅了蘇俄歐洲紅軍的勢力，却不能動搖遠東紅軍的士氣。

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間，日本軍閥不能決定其應當攻擊蘇聯或是專力侵略中國。可是，因為遠東紅軍屹立于西伯利亞邊境上，日本就決計南下了。

馬上停止攻擊。至於其餘的外僑（多半是教士），當共產黨肆行焚掠的時候，已由他們的華籍友人，學生及侍僕等盡力設法，躲在隱蔽地方，事後復被護送到軍艦上面。

蔣委員長得悉共產黨是想利用卑鄙的手段，乘他的砲艦未至南京以前，破壞他的名譽，因此，他就不在南京停泊，而一直駛往上海，於三月二十六日抵達。他有鑒於此大事件極為嚴重，而且上海說不定會變成共產黨陰謀的第二目標，於是抵達上海之後，立刻設法防範。當時外僑們都認為共產黨的計劃，是想使上海變成一個屠場，換句話說，便是故意擾亂秩序，組織示威運動，以期引起公共租界的外軍造成流血事件，這種觀察是否正確，且擺置不論。就實際情形看來，共產黨的確想利用中國民衆的狂熱情緒，從而獲取他們預期的目的。但蔣委員長的行動却非常敏捷，他們的計劃終於未曾實現。

共產黨的預定計劃，本想在星期日舉行的大會裏面，發動示威遊行，蔣委員長為制止這種計劃起見，便在大會席上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又與新聞界

（續五四八頁第一排）

取得聯絡，接見二十左右個記者，向他們發表談話，他說，南京的辱僑事件，他完全負責，業已下令撤查，凡與暴動有關的革命軍，當依法懲辦。他說明自己的地位，接着又提出數點，願對各記者聲明：

「(一)國民政府的固定政策，是決不用任何種武力或暴動來改變租界的現狀。這一點，業經國民黨的負責人再三聲明；這里我且重說一遍，國民黨是只用和平手段的，所謂和平手段，便是磋商。

「(二)國民革命運動在外交方面的目的與希望，是在爭取國際地位的不平等。我們願意在世界各國之間，獲得平等的地位。這一點，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裏面已有明白的宣示。

「凡準備而且願意以平等對待我們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同時，我們亦願意而且渴望與任何國家合作、聯絡，縱使這個國家從前曾經壓迫過我們。」

蔣委員長的談話，立刻發生很好的影響。他的真態度，深被外僑所了解。字林西報的社評，即曾提到蔣委員長與漢口政府之間，無疑是發生裂痕。那篇社評接着又說「他(指蔣委員長)親口說過，他雖則願意接受俄國的友誼，可是俄國的代表們的友誼，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這種態度，當然不會見諒於鮑羅廷的，而鮑氏所創立且主持的共產黨，也決然要千方百計，設法壓迫蔣將軍的地位：」

南京事件以前，革命軍在對待外僑的一點上，向負極好的聲譽。所以當第六軍開始屠殺行爲的時候，南京城內尚有四百多個英美及其他各國的僑民。

但漢口方面躁急的共產黨，却受着鮑羅廷和徐謙的指使，幹出兩派分裂的舉動，以致各國政府異常震恐。甚至有數千名代表英美法意日本荷蘭西班牙及其他國家的軍隊，駐防上海的公共租界。外國的艦隊，停泊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上。內地各國外僑，特別是在南京事件以後，大都倉皇撤退。上海的外僑更是神經失常，紛紛請求本國政府增派軍隊。

各國政府隨即向漢口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抗議，但不得要領。英國關心最切，力主用緊急措施，但日美兩國却認清南京事件是共產黨的毒計，不願附和英國的建議。不久，英外相便在下院宣布，英政府對於暴動分子業已受到嚴厲處分，故亦撤回所提的要求。實際的情形，的確是如此。蔣委員長召集了附近的忠勇軍隊，運用他那慣用的敏捷手腕，截斷南京近郊的鐵路，共產黨的三師軍隊失去聯絡。經過短促的接觸，雙方死傷了三四百人，三師軍隊被繳械。林祖涵逃赴九江。凡與暴動確有關係的將士，都給槍決。整個的第六軍因為受不住極嚴格的軍事訓練，不久就相率潛逃，溯江而上，迨到達漢口，已是一小羣服裝褴褛，什去八九的散兵了。

上海方面，仍在不斷努力，揭發而且制止共產黨的陰謀。蔣委員長得自崇德之功，命令正規軍搜捕散兵游勇，沒收開北武裝工人的槍械。有些工人拒命反抗，即遭槍決。被捕的很多，死傷也不少。蔣委員長宣佈戒嚴令，規定戒嚴令，不得攜帶武器，凡造謠生事的人，概予逮捕。此外，他復嚴禁侮辱外僑的行爲。

蔣委員長又在上海舉行好多次會議，一般素來和他的政見不同的人，亦大多出席。原來，他們現

地方通訊

這樣的雷波 赤峯

在雷波，消息方面，顯得非常沉悶；人民精神上的食糧，貧乏到幾乎沒有。抗戰時期，報紙和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最密切關係，但雷波全城現在只有七份報紙。七份報紙的分配是縣政府三份，黨部兩份，私人兩份。記者到雷波以後，五六天找不到報紙看，最後只有大費周折到縣政府去借了幾張報紙，又都是半個月以前的。蓋雷波交通不便，重慶或成都的報紙到此地，均需半個月左右。

既無報紙看，居民的生活更顯得無聊、消沉。一條唯一的大街上，茶館有七八家，而且「座上客常滿」，鴉片館也有好幾家。城內吸鴉片的人極多，甚至有人屈指算來說「城內只有兩個人不吃鴉片」，這雖然言過其實，但可見此間煙毒普遍之一斑。茶、煙而外，酒和賭也極普遍。

雷波的經費和薪水，使人覺得奇怪。全縣現有四個小學，其中一個為完全小學。小學校長月薪十元，教員通常七八元，甚至有少至三四元的。縣黨部一個月的經費只有五元。但縣長的月薪却在二百元以上。如此畸形和不平，總使人覺得有些難以置信，但我問了許多人，都答說如此。

黨務經費是五元，城區黨員也只有五人。黨員不多的原因之一是當地沒有照相館，而入黨的人非有相片不可，于是有的要做黨員而沒有相片，只能作罷。

雷波北枕錦屏山，山極高，有龍洞水自半山湧

在也覺得在反對漢口的共產黨的一點上，是應當和蔣委員長一致的。中產階級竭誠擁護蔣委員長，商人與銀行家都願作他的後盾。他們籌集了三百萬元借款，以供蔣委員長的急需。學界名流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都站在他的旗幟下面。各地的學生大會，紛紛發表反共的宣言。右派的國民黨員，相率從廣州北上，要求蔣委員長在南京組織反共政府。甚至外國方面的反響，亦向蔣委員長表同情。共產黨在南京幹出這法的蠢事，本想陷害人家，結果却顯然是害了自己。

共產黨人回到武漢以後，挑釁的態度日益顯明。他們慫恿國民黨的左派分子，反對蔣委員長。他們認蔣委員長是親軍閥，並在武昌長沙二地，對不願反對蔣委員長的人，搜予革職，或橫施拘禁。蔣委員長因為忙於軍事，也就暫時容忍他們。

但最後，他終於不得不用着殘酷的手段，對共產黨了。我們如欲了解他施用這種手段的苦心，必先明白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即當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所開始的反共運動以前，凡是認蔣委員長的人，早就承認蔣委員長「決不是共產黨」。(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某外報特約記者的話。)蔣委員長身處國民黨左右兩派之間，總是用着機警的手段，使互相水火的两派互相讓步，俾得完成革命的實際工作。他酷愛中庸，因此他對極端的兩派都不贊同。一九二六年二月所發表的宣言，即可表明他的態度。他發表這篇宣言的用意，一方面是想讓諸黨內各同志推誠合作，一方面是想解釋外界所傳的國民政府受蘇維埃指揮的謠言。宣言上說：

「廣東政府和我時常受到敵人的惡罵，說我們是完全受着蘇俄的操縱。其實，凡是製造而且想散

播這種謠言的人，若非沒有認識廣東的實際情形，便是故意這樣，以冀達到中傷我們的目的。他們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足使不願受外來干涉的國民政府，遭遇意外的困難。但一般了解我們的人，一般相信我們是為國家謀幸福的人，以及一般認識實際情形的人，是不難看破這種謠言是完全荒謬的。

「我們的目的是為正義而戰，並使中國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我們願着自然趨勢爭取自由，我們正向着這個目標前進。在這種情形下，改造問題就跟着發生了。我們只相用按部就班的方法，努力去做。我們要改造廣東，使她成爲一個模範省，而後其他各省才會跟我們合作，至少亦會學我們的樣。大同主義之更進一步的發展，實是我的願望，在我們看來，決沒有種族偏見或民族差別這類東西。誰都可以和我們沆瀣一氣，我們對誰都沒有惡感。中國陷在半死的状态裏面，我們須負起復興的責任。我們應該合作，爭取自由與正義，而後中國才能恢復她的國際地位。假如我們不能合作，我們的事業便毫無意義，結果必然失敗，我希望大家以國家民族爲重，彼此協助，以實現 總理的目的與主義。孟子說得好，大業業之所以不成，並不是因爲不能做，而是因爲不去做。

「中國人在知識技能方面並不比外國人差，好多地方甚至還勝過他們。外國人能做的事情，我們也一定能做。我們能做的事情，他們却未必能做。名儒韓愈曾經說：「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我們切不可妒忌別人，我們須自己來做。

「我們既不親俄，亦不反英。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爲着中國奮鬥。世界各國如能援助我們，我們當感謝他們的援助。任何國家只要扶助中國復興，

出，流經城內，故城內溝渠不少，我初到雷波，下榻某旅店，水經屋內而過，整晚水聲洪洪，「波」聲如「雷」，使人誤以爲「雷波」之名，即自此而來。幾條溝渠，流經城內時，人民洗滌飲料，悉賴于此。流出城外，則又爲灌溉無數田畝之水源。

據說雷波還有一個特點，有許多女子，喜歡吃齋、吃長齋、終身不嫁人。聽到這種說法，使我想起友人告訴我的四句諺語：「好個雷波城，山高路不平，養個桃花女，嫁給外河人。」同是講到女子，但是嫁與不嫁，前後恰好成個對照。

雷波受夷患最深，民國以來，居民爲夷人擄去當「婊子」(奴隸)的，已有二三萬人。全縣土地先後陷入夷人掌握中，亦達十分之七八，故雷波現狀異常可憐。

雷波人的閒談中，常說不了「夷人」「蠻子」，狗頭巷尾，都在談起夷人擄子的種種。最近有一個消息，使雷波人有些震動，據說夷人最近擄了二三十個漢人到涼山內造槍，爲首的人祝某，曾任某兵工廠技工，造槍地點在雷波屏山交界的某地……這消息與雷波人民有切膚關係，故他們談起來，一方面表示忿恨，同時覺得前途可慮。

雷波至今尚未實行徵兵，蓋民國以來，夷患嚴重，人口銳減。在夷人重重包圍中，現有漢人人口太少，勢不能復行徵兵。

我們就向他表示親近。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們應該掃除一切舊嫌與成見。我們應該和衷共濟，精誠團結，而後我們的事業才會成功。」(未完)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你由信不信

本欄旨趣係摘錄外國文及港滬兩地報章雜誌中之名貴的新聞而為內地報紙所未登載者惟其可信與否則本報不能確言也讀者以當鑒之可也

一加倫將軍尚在

人間塵

據可靠方面消息，蘇聯遠東軍司令布魯賓將軍，（即加倫將軍）現仍在人間，因遠東事務局及莫斯科博物館內，仍存有布氏之照片也。惟布氏因張高峯事件，已失歡於史大林，則已毫無疑問。又日來蘇聯報紙，並無其字提及布魯賓將軍行跡，共產黨大會名譽會員名單內，亦並無布氏在內。（十、六、日日新聞）

二 信陽爭奪戰之

現勢

以信陽為目標之日軍，已抵豫華方廣大秘密之陣地前。華軍堅守陣地，至死不降，頑強抵抗。又華軍築壕工作，異常高明。信陽以東公路以南山岳地帶中，及公路以北之丘陵沼澤地帶中，均在趕築機關陣地。華軍願欲予日軍以最大損失，儘力延遲武漢之失陷時間。以信陽為中心而集結之兵力，至少有十師之衆。當初指揮信陽方面之防禦軍者，為張自忠，近則似由胡宗南擔任指揮。外國製戰車亦出動戰場上，華方空軍亦全體動

員，向前方出動，以抗日軍之進攻部隊。（十、六、上海日之報）

三 取華童之血醫日兵之傷

本報記者昨參與勞軍歸來，帶來一個令人髮指的重大消息，特別寫出，給全世界文明人類知道。敵軍在戰區中搜擄中國兒童，大家皆以為運回日本，施以奴化教育，做他們的小奴隸，誰知却大的不然。據俘虜山本芳夫說：「據運中國兒童，並不是去教養，而是抽他們的血液，給傷兵做輸血治療。」

我們的情報是太不行了，若非山本芳夫供述，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是被敵人這樣殘忍犧牲！這禽獸不如的強盜，他們的兇殘毒狠，簡直是文明人類所不能想像的！（十、一、大公報）

四 血液保存法

醫學博士東陽一博士，自戰事發生以來，即潛心研究血液之保存法，俾可將後方民衆之血液，加以保存，以供注射於負傷將士之用，今已得告成功。其法將血液安置於特殊之冷藏裝置中，則可保存至四星期之久，不變性質。按保存血液乃世界醫學多年未決之問題。（十、五、同盟電）

五 不練習游泳了

「噢，爲甚麼近來很少到游泳池呢？停止練習嗎？你不是很認真地想奪取錦標麼？」

「奪獲錦標也沒有意思了。」

「爲甚麼？」

「因爲今年起，預約金屬，所有優獎「歪」，都是磁器的。磁器的「歪」子，有甚麼意思呢？並且我是參加一千五百米的，游完之後，四肢俱顫抖；一不小心，碰到了手，便砰然一聲，掉進地下粉粹了。所以我看，不練習。」

「有理！有理！」（譯自本年八月號日文「中央公論」）

六 英王之避毒室

此間白金漢宮地下，已特築就一防毒氣及爆炸之地下室，專爲英王及皇后之用。該室共分兩間，係前宮女之居室，位於王宮寓所三層樓下。兩室均爲鋼骨水泥所建。防禦毒氣之一間，並無窗戶，地下室中有搖椅桌子等設備，惟並無床舖。在毒室牆壁，並掘有一孔，連備英王及后可以從此孔逃往宮中花園。（九、廿九、羊聯電）

七 陶行知談國際地位

陶先生有生時談及國際地位情形，最重要的是我國的國際地位因抗戰而提高，由被人輕視而轉對特別尊重。例如抗戰前中國代表演講不爲人重視，而今日凡中國代表演講，聽者皆起立致敬，聽到中國的名字皆歡呼。艾登在日內瓦公開的講：「民主勢力實是受到中國的保護，他們如此英勇抗戰，實在使我們慚愧。」又如陶先生在碰到墨西哥的將領時，他們以爲中國兵是世界上的模範，器械如此簡劣，而却如此英勇，實令人敬佩。（九、二、新華日報）